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 中国的语言接触与语言关系研究丛书 ●

总主编◎戴庆厦

张兴权◎著

接触语言学

JIECHU YUYANXU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接 触 语 言 学

CONTACT LINGUISTICS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

せつしょくげんごがく

접촉언어학

张 兴 权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触语言学/张兴权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中国的语言接触与语言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8277-8

I. ①接… II. ①张… III. ①语言转用—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28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IECHU YUYAN XUE

接触语言学

张兴权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277-8

2012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¼

定价: 42.00 元

序

对语言接触重要性的认识,我是逐步加深的。如今,已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就亚洲这块地方的语言来说,不管是共时研究还是历时研究,如果不研究语言接触,就难以认识其“庐山真面目”。

汉藏语系属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使我深深认识到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藏语研究的历程。上世纪下半叶,汉藏语的系属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辩论。汉藏语究竟包括哪些语言,学术界的认识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李方桂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汉藏语包括“一语三族”,即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也称侗台语族)。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这一种观点。另一种是以美国语言学家Paul Benedict(白保罗)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汉藏语只包括汉语和“藏-克伦语族”两部分,不包括苗瑶语和壮侗语。而且他还认为苗瑶语、壮侗语在发生学上同南岛语系的印尼语有同源关系,应属同一语系,称之为“澳泰语系”。国外语言学家大都持这一观点。二者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区分同源词(即同源关系)和借词(即接触关系)。持“一语三族”观点的认为,汉语和壮侗语、苗瑶语存在远古的同源词,如“三、五、七、八、九”等数词,这些语言都是同源的;而另一方则认为,这些词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并说明数词虽是基本词汇也能借用。而且还举出壮侗语与印尼语有同源关系的基本词,如“眼、水、田”等。争论的症结是:如何看待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融合对系属形成的影响。语言学家不仅要关注语言分化和构拟原始母语,而且要对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融合等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分布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语言,在历史上除了分化的一面外,还存在程度不同的融合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甚者还有可能改变语言原有的本质特征。由于语言接触成分在受语里往往存在不同的层次,这就使得研究者难以划分同源和借用的界线,特别是早期的借词与同源词难以确认。这就对区分语言亲缘关系和接触关系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解决的困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家对汉藏语的系属分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通过对具体语言的分析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构想:如有的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来解释汉语和壮侗语的联盟关系;有的用“语言质变论”来解释汉语和壮侗语的关系;有的提出了“深层语义分析法”来证明同源词等。虽然上述探索在学术界并未完全取得共识,但却使人们对汉藏语的认识加深了,有助于今后对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语言的亲缘关系,近些年,一些语言学家把注意力放在区分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上,力图通过区分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来判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

上述说明,研究汉藏语系属关系,如果不重视语言接触研究,就难以解开“语言关系之

谜”。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语言调查的成果还告诉我们: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不容忽视。语言接触的范围有大有小,大的可以影响到目的语的各个方面,即便是语言中的最基本成分,也能受源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白语受汉语的影响,连一些最常用的基本词汇也都借用了汉语,而且语法结构也受了汉语的影响。云南的卡卓人,已实现了“卡卓—汉”全民双语,其母语——卡卓语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约有40%的常用词都借用了汉语。从语言接触总的情况来看,近期的语言影响容易判断,容易被识别出来,而早期的、远古的语言影响,由于离现在太远,那时的语言接触状况,包括语言接触的范围、深度、方式以及可能引起的语言结构的变化,不容易被认识,至今我们还懂得很少,甚至可以认为是一块未知领域。有鉴于此,我认为在今后的语言研究中应该更加重视语言接触研究。

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具体语言的语言接触,通过研究从中提炼语言接触的规律。这对语言接触研究来说,是主要的,基本的。因为语言接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被提出的时间还很短,人们对世界语言丰富多彩的语言接触现象还认识得很少。所以语言学家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具体语言的研究上,特别是语言接触的个案研究。二是语言接触学的理论研究。任何一门学科要得以顺利发展,都要有理论的支持。我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是很不够的,认识还是肤浅的,所以在从事具体语言的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局限性。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都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国内外语言接触研究的“行情”,掌握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

兴权教授的《接触语言学》一书,是适应当前语言接触逐渐升温的需要而诞生的。我读了这本书的原稿,有一种清新感,从中了解到语言接触研究的基本动态。该书对语言接触进行了广泛的纵横梳理,材料丰富,信息量大;而且根据大量的事实进行有深度的理论归纳,论述精当,有深度。应该说,这是当前语言接触研究中新出现的一本好书。

兴权教授不但有很好的语言学功底,而且熟练掌握多门语言,对语言和语言学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他对语言学的许多问题做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很勤奋的语言学家,从书中丰富的语料以及对大量资料的梳理、排比中都能看到他所下的功夫。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胡坦教授在对该书的审阅意见中所说的:“张兴权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领域的种种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本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1.资料丰富。不仅涉及全球许多重要语言,而且特别关注东亚和中国国内各民族语言相互交往接触的种种问题,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2.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本书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善于将实际问题加以理论说明。3.富有创见和新思路。前人不明确的地方,作者大胆提出新见解,不正确的地方能够提出修正。总之,这是一本全新的系统阐述接触语言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相信对语言学专业的人以及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语言接触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创新基地的课题之一,在这一两年内,将出版系

列的语言接触研究丛书。兴权教授这一部侧重于理论研究的专著,必将有助于具体语言接触的研究和接触语言学理论的丰富发展,读者定能从该书中得到启示和帮助。

是为序。

戴庆厦

2007. 12. 27

前 言

“接触语言学”(此为译自英语的学科名称,译自俄语的名称为“语言接触学”)这一新兴学科名称想必对一般读者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它是从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语言接触理论”衍生出来的,是一门语言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是1979年6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语言接触和语言冲突大会上提出来的(《社会语言学手册》英文版,1997:287)。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外已有约30年的使用历史。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我国语言学界深受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在国内出版的语言学概论和语言学基础等著作里经常使用“语言的相互影响”、“语言的相互关系”和“语言的相互作用”等术语,当时基本上没有使用过“语言接触”之类的术语。我们第一次读到“语言接触”这一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是在《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6期上登载的《论语言的接触》这一篇译文里。其原文是苏联语言学家罗简兹维格(В. Ю. Розенцвейг)于1963年撰写的。我们通过该文知道了由欧洲去美国定居的犹太人语言学家瓦茵莱赫(U. Weinreich)早已于1953年就出版了专著《语言接触》(Languages in Contact)。后来,通过阅读此书的俄文和日文翻译本,初步了解到瓦茵莱赫有关语言接触理论的观点。当时感到很新鲜,深感进一步学习语言接触理论的必要。之后,我们在北京图书馆找到此书英文版,通过原文进一步理解了在《语言接触》一书里所叙述的各种语言现象。例如:双语兼用、语言转换、语言混合、语言混用、语言消失、语言联盟、语言干扰和语言成分借用等一系列问题。几乎同一个时期,又知道了美国语言学家豪根也早在1953年出版了有关双语兼用等的专著。可以说,他们奠定了有关语言接触的基础理论。在其后较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得知:在国外语言学界把“语言接触”理论扩展成为“接触语言学”这一门语言学新的分支学科。

语言接触理论和后来的“接触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接触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这不是说在这以前就没有人论及语言接触问题。事实上20世纪前后曾有不少语言学家论述过语言接触内容。国外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施莱赫尔、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保罗、房德里耶斯、谢尔巴、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波利瓦诺夫、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森、帕默尔和新村出等语言学家先后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不同语言的各种语言接触现象。譬如说,洪堡特、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保罗等学者很早就论及过语言混合问题,房德里耶斯、谢尔巴和布龙菲尔德等也早就使用过“语言的接触”或“语言混合”等术语,施莱赫尔、特鲁别茨科依和雅可布森等早已提出过有关语言联盟思想,波利瓦诺夫早在1935—1937年间编纂的《语言学学术语注释辞典》中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条收录了“双

语(двуязычие)”一词,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社会(集体)双语”和“个人双语”的区别。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和日本语言学家新村出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语言学著作中也阐述了语言接触问题。在国内,张世禄先生的著作《语言学原理》(1931)和罗常培先生的专著《语言与文化》(前7章的初稿于1949年1月完成)里也有与语言接触有关的相同或类似的论述。上述学者的有关语言接触的论述都可以看作是语言接触理论和“接触语言学”的先行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维列夏金用俄语发表了有关语言接触理论的论著多篇(部)。维列夏金曾著文阐明把研究语言接触的内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语言接触学”(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来研究的必要性。后来,费希曼、兰伯特、麦凯、托马逊和考夫曼、列哈依斯特、珀普拉克、罗美茵等欧美语言学家和赵元任、李方桂等美籍华人语言学家也纷纷著述有关语言接触理论的论文或著作。在国内,著名语言学家戚雨村、高名凯、赵振铎和周有光等在《中国语文》(1959)杂志上,就语言接触问题(包括语词借用、语言融合、语言溶合、语言混合、外来词的概念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引起了语言学界对于语言接触这一新课题的广泛关注。其后,陈乃雄曾在多篇论文中根据他本人对青海同仁县五屯的调查内容,专门阐述过对语言接触问题的独特观点。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各国语言学界出版的著作或论文里频繁地出现了新兴分支学科——“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在《语言生态学》一书里使用了新学科“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美国“世界英语”研究专家卡兹勒也同一时期多次使用了“接触语言学”这一学术名称。之后,接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逐渐成熟并得以确立。日本社会语言学家本名信行发表一系列论文(1990)阐释过新兴学科——“接触语言学”的定义和发展动态。日本社会语言学家真田信治等四人所著《社会语言学》(1992)一书中提出“语言接触论”(即“语言接触学”)一语,论述语言接触和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语言接触论”的关系。同时在欧美国家出版的《语言变化研究指南》(1990)等书里都登载了专门论述“接触语言学”的论文,又问世了题为《语言接触和语言对比——接触语言学论文集》(1991)等书籍。于1994年出版的俄文版《接触学百科全书——便览》一书里提到俄文术语“语言接触学”(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并详尽描写了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民族语言和俄语之间的接触现象。于1999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12次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世界大会筹备组提出的52个论文题目中有一个题目是“接触语言学”。

进入21世纪后,在各国出版的语言学著作里比较广泛地使用了“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牛津应用语言学手册》(2002)一书里收录了专门论述“接触语言学”定义及其基本原理的文章。最近,美国语言学家D.云佛德出版了《接触语言学引论》(2003),详尽阐述了“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接触研究史、语言保存、外来词语、语码转换、双语者混合语言、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转换、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等内容。英国社会语言学家特拉吉尔为这本书撰写序言并给予很高的学术评价。在新近出版的英文版《社会语言学辞典》(2004)一书上的“语言接触”这一词条的释义里也提出“有时把有关语言接触的语言学研究叫做接触语言学”的内容。在

东北亚一些国家中,除了日本学者本名信行于1990年前后在三篇论文里采用“接触语言学”一语和真田信治等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里使用“语言接触论”这一术语之外,韩国社会语言学家张泰镇也在2004年出版的《韩国语共同体研究》一书里引用了“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日本学者真田信治新近主编的《社会语言学的展望》一书,于2006年3月在东京出版发行,书中有两处提到“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真田信治等执笔者们于1992年使用的术语是“语言接触论”,过了14年后,这次采用的学术用语是“接触语言学”。执笔者们在新书里指出:如今把语言接触研究和双语使用、皮钦语、克里奥耳语等研究内容都放在叫做“接触语言学”的范围里进行研究,并提出语言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关注“接触语言学”今后发展的动向。美国接触语言学家D.云佛德于2007年6月著文指出:自从瓦茵莱赫第一次试图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及其过程分成不同类型之后,“接触语言学”在这50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介绍了“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历史、范围和内容。

在国内,卫志强曾经把维列夏金所使用的俄文术语“接触学”翻译成中文“语言接触学”(《国外语言学》1983.3:53)。后来,伍铁平也在几篇有关论文里使用了“语言接触学”这一术语。在俄文版《接触学百科全书——便览》(1994)一书里使用的这一学科的俄语名称是“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语言接触学)。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纂的《大俄汉辞典》修订版也有“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该辞典释义为“语言接触学”)这一条目。至于欧美语言学界所使用的英语对应术语则一般使用“接触语言学”(Contact linguistics)。在国内,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术语“接触语言学”曾在语言学刊物《民族语文》(1994, 5)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两次。赵杰在一本专论北京话里的满语底层问题的著作(1996)里使用“语言接触学”这一术语三次。包智明在国内出版发行的《语言学论丛》(第31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前后使用“接触语言学”一语四次。徐大明主编的《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一书中也使用“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戴庆厦和罗自群合写的一篇文章(2006)里则使用术语“语言接触学”,并提到它的发展态势。近来,朱晓农和寸熙合写的一篇评述性论文(2007)中也使用了“接触语言学”一语三次,并指出“接触语言学”是“比历史语言学更为活跃”的学科之一。最近胡明扬发表题为《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2007)的论文,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接触语言学那样的术语,似乎已经成了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综上所述,这几年在国内使用“接触语言学”或“语言接触学”术语的学者迅速有所增加。

综观现今国内外语言研究动向,可以说“接触语言学”研究正方兴未艾。“接触语言学”是综合研究由于民族、文化、语言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各种语言现象的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这里所讲的“语言”泛指世界各民族的不同语言和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社会变体、地方变体、地区(港、澳、台)变体、国际(跨国)变体、功能变体等。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语言接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日益增多,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方言学、语用学、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化等研究领域里都应用了语言接触理论,甚至在描写语言学的语音学、音系学、词法学、句法学、文体学、方言学和词源学

等研究过程中也提到语言接触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这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左右,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关语言接触理论和“接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在各种语言学刊物和语言学论丛之类的书刊上,以语言接触为题或在正文中涵括语言接触内容的论文层出不穷。可以说,目前“接触语言学”日益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关注的一门新兴的热门语言学分支学科。

日本语言学家金子亨曾提出:迎接21世纪应当以“接触学”的观点重新构筑语言的历史和地域的变化(《月刊言语》日文版,1992.5:66)。我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为了能够与国际上迅速发展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理论接轨,跟上语言接触理论扩展成为崭新的分支学科——“接触语言学”的新形势,并适应国内外当代各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如此迅猛发展的新趋势,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国内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就有必要正确理解、深入研究、积极有效地吸收并应用“接触语言学”基本理论。从而,能够紧密结合我国丰富的各民族语言资源,从共时或历时等多层面、多视角和多学科的角度,大力促进语言接触和语言变迁以及语言相互关系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以至多联系国内外各种语言实际,探寻如今各国语言或语言变体“正在进行之中的变化状况”及其历时的嬗变轨迹和规律,以接触语言学理论方面的创新成果来为当代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是专门著作,我们认为专著可以尽力发挥作者的独到的想法。作者在撰写这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了前人的大量的学术成果。在前几章里叙述了近代和现代语言学发展历史上语言学家们所阐述的相关学术观点。因为作为后来者的理论研究是在先人的研究成就基础上展开的,所以认真回顾并充分利用先行者的智力成果,吸取他们正确的既成观点、肯定的学术内容和正面的学术经验应当是我们学术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像本书中所论及的先行语言学家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谢尔巴、波利瓦诺夫、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森和瓦茵莱赫等著名学者关于语言接触问题的论述在我国几乎没有人介绍过,又据我们初步观察和了解,他们的名字和学术思想及其观点对我国研究语言接触理论的学者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本书中也注意到了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历时性的叙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国内外多种语文资料,简要叙述了原先使用的“语言混合”这一术语改变为“语言相互影响”、“语言相互关系”、“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后来产生“语言接触”、“接触语言学”、“语言接触学”等术语的历史概况。在第四章里叙述了接触语言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各国学者研究接触语言学的概况、接触语言学的概念及其定义、研究接触语言学的重要意义等。在第五章里分十二个章节举出国内外各种民族语言的实际用例,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接触语言学的具体对象、研究内容及其范围。总之,在前几章的论述过程中注意到了古今结合、史论结合,在后一章中联系实际语料时注意到了中外结合。

这次有幸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资助,我们利用过去较长时期内所搜集到的实际语料和近来语言调查中所取得的材料,并参考国内外多种文献资料撰写这本著作。本书是侧重于阐述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性专著,其基石是建立在以下四点上:第一,充分挖掘、查

阅并领会国内外先行者的相关论述资料及其观点;第二,努力搜集、整理并归纳实际语言材料及其在现实言语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和历史上的变化发展情况;第三,尽力掌握、运用并升华能够对历时和共时的语言现象及其变化状况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第四,客观地、系统地、准确地阐释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等相关理论。为此,在本书中拟将阐述国内外语言学大师们有关语言接触的论点,多联系国际和国内各种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并重视因语言接触而出现的各种变体,如中国大陆地区汉语和中国港澳台地区汉语的变体,朝鲜语和韩国语与国内朝鲜族语言的变体等,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综合探讨并论述“接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史以及目前研究现状等。在著述过程中将多引用前人的有关论述和评语,同时注意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理论与语料结合。

本书附录里刊登研究接触语言学所需要阅读的主要参考著作目录、有关主要人名索引和语言学术语中外文对照等资料。现在不少学者表明如若一部专著不刊登比较完整的有关参考文献资料目录就不想阅读该著作。学术研究是在前人已经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凡是在著作里所引用的或者是受启发的著作都应当列出来。这是向有关作者表示敬意所不可或缺的,而且能为读者进一步寻找相关资料提供方便。本书所附书目涉及面比较广,语种也比较多,刊登那些在作者看来与接触语言学有关的书籍,但不能就此以为书目囊括了有关接触语言学的所有著作。

由于学术水平和所掌握的语料、资料有限,加上著述时间较短,拙著中会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兴权

2007年10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接触和接触语言学	1
第一节 语言接触概述	1
第二节 语言接触定义	3
第二章 接触语言学的先行理论	7
第一节 洪堡特的论述	7
第二节 施莱赫尔的论述	10
第三节 舒哈特的论述	12
第四节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论述	15
第五节 保罗的论述	18
第六节 房德里耶斯的论述	20
第七节 谢尔巴的论述	23
第八节 萨丕尔的论述	26
第九节 布龙菲尔德的论述	30
第十节 波利瓦诺夫的论述	32
第十一节 特鲁别茨科依和雅可布森的论述	37
第十二节 帕默尔的论述	39
第十三节 新村出的论述	42
第十四节 张世禄的论述	43
第十五节 罗常培的论述	46
第三章 接触语言学的基础理论	49
第一节 国外语言学家的论述	49
一、瓦茵莱赫的论述	49
二、豪根的论述	54
三、费希曼的论述	56
四、赵元任的论述	58

五、李方桂的论述	60
六、罗简兹维格的论述	61
七、维列夏金的论述	62
八、其他语言学家的论述	63
第二节 国内语言学家的论述	67
一、严学窘的论述	68
二、高名凯的论述	69
三、傅懋勳的论述	70
四、马学良的论述	70
五、喻世长的论述	71
六、其他语言学家的论述	71
第四章 接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78
第一节 接触语言学的生成和发展	78
第二节 接触语言学的概念和定义	84
第三节 研究接触语言学的意义	88
第五章 接触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93
第一节 语言成分借用	93
一、词语借用概述	94
1. 外来词、外国语和借词	95
2. 原语和源语	99
3. 借词和混种词	102
4. 字母词语	106
5. 所谓借形词	110
二、词语借用过程和结果	112
1. 源自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外来词	112
2. 源自俄语的外来词	113
3. 源自英语的外来词	118
4. 外来词的地区变异	126
5. 外来词的国际变异	128
6. 东北亚三种语言外来词对比	130
三、其他语言要素的借用	139
1. 语义的借用	139

2. 语法的借用	147
3. 语音的借用	150
第二节 双语兼用	152
一、双语现象	152
二、双语术语	153
三、双语定义	153
四、双语原因	156
五、双语标准	157
六、双语分类	160
七、双语功能	163
八、双语学习	165
第三节 多语兼用	169
一、多语定义	169
二、国外多语	171
三、国内多语	172
四、多语功能	174
五、多语学习	176
第四节 双言并用	177
一、双言定义	177
二、双言事例	181
第五节 语言转用	182
一、语言转用定义	183
二、语言转用类型	184
三、语言转用过程	186
第六节 语言转换	189
第七节 语言混用	193
第八节 语言联盟	196
第九节 语言干扰	199
第十节 语言混合	201
第十一节 语言保持	206
第十二节 语言消亡	210
第十三节 研究课题	218
附 录	220

一、主要参考著作目录	220
1. 中文版	220
2. 日文版	225
3. 朝鲜文版、韩文版	230
4. 英文版	235
5. 俄文版	240
二、各国人名索引	244
1. 欧洲、美洲、非洲人名	244
2. 日本人名	248
3. 朝鲜、韩国人名	248
4. 中国人名	249
三、语言学术语对照	250
后记	257
作者简介	259

第一章 语言接触和接触语言学

第一节 语言接触概述

“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英语叫做 language contact、languages in contact、contact between languages,俄语叫做 языковой контакт (язык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日语叫做 げんごせつしょく (言語接触)。英语 contact 和俄语 контакт 等术语是从拉丁语的 contactus 一词借入的。语言接触现象古已有之,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也早已有之。在论及接触语言学之前,有必要先理解语言接触理论。

从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的”或“纯洁的”语言。在语言发展变化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种语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周围语言的影响。任何现代语言都与各种邻近语言发生过接触,因而产生了借贷语言成分、兼用两种语言或转用别的语言等现象。不仅是独立的种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如此,而且同一语言的方言之间也产生了接触关系;不仅是具有同一的亲缘关系的语言如此,而且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融合物”或者“混合物”。

纵观世界语言学发展史,“语言接触”这一术语是20世纪50年代,由马丁内在瓦茵莱赫著作《语言接触》的序言中提出后开始广泛使用的。苏联女语言学家Ю. Ю. 杰谢里耶娃指出:“50年代初期由马丁内第一次所提出的术语‘语言接触’替代了‘语言混合’。这一术语在国外文献中因瓦茵莱赫所著《语言接触》(1953)的问世而得以巩固。”^① 20世纪50年代以前语言学家们一般使用的术语是“语言混合”(смешение языков)和“语言融合”(скрещивание языков)。在俄语里,后者中的“融合”这一词素是从生物学的术语“杂交、交配”一词中借过来的,它对语言学领域很有影响。Л. В. 谢尔巴曾经认为“语言混合”是在现代语言学里最不明确的术语,所以他提出过用“语言相互影响”来代替“语言混合”的主张。但是,谢尔巴还没能提出“语言接触”这一术语。在苏联语言学里,Ю. Д. 杰谢里耶夫则使用过“语言相互作用”,捷普连可娃则使用了“语言相互关系”。^②

① Ю. Ю. Дешериева: Проблемы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ферен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247.

②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теории языковых контактов,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7, No 6, стр. 122—123.

这些变异型术语,先后都对我国语言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国语言学家在很长时期内论述“语言接触”内容时,经常使用的是“语言相互影响”、“语言相互关系”、“语言相互作用”和“语言融合”等术语。在语言学界,作为一本专论语言接触问题的著作《语言接触》里使用“语言接触”这一术语的学者是瓦茵莱赫(Uriel Weinreich)。其后,在国际语言学界里“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早在1962年8月27至31日,在美国波士顿城郊肯布里季所举行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10多个分科会议上,“语言接触”曾经是一个分科会议的重要研讨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语言学家罗简兹维格和维列夏金等也分别撰写多篇论文阐述过与“语言接触”密切相关的理论和语言现象。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已经广泛使用了“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苏联语言学家卡尔林斯基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里指出,如今“术语‘语言接触’已进入了现代语言学文献里,取代了‘语言融合’和‘语言相互影响’等术语。”^①

众所周知,“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②“语言”这一人类伟大的“作品”,按其功能来说是人们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人类进行思维、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最重要的手段,又是文化和信息的重要载体;按其结构特点来说是一种完整的符号体系;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语言”这一“作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的客观“存在物”。既然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怎么能互相接触呢?其实,不同语言或方言是不能直接接触的。“语言接触”实际上指的是使用语言或其变体的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正如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所指出的那样:“显然,无论接触的类型是哪一种,实际上发生接触的都不是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接触是通过操这些语言的人来实现的。”^③

由此可见,语言接触实际上首先指人们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语言所进行的相互接触。人们在社会言语活动中,由于各种交际的需要直接用口语进行交际或者通过书面语形式进行交流。一般情况下不同民族的人进行直接交流时不能使用相互间听不懂的不同民族语言,其中一方就得使用对方语言,也可以是一方或双方选择使用双方都能听懂第三种语言;操不同方言的人在交流时也不能使用对方不懂的某一方言,需要使用双方都能听懂的方言。但是通过翻译作品接触外国文学或其他民族文化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这时接触的是用文字符号书写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也就是通过文字间接地接触其他语言。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及其作品也是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总之,语言接触就是指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之间的相互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

其次,语言接触又可以说是文化的接触。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文

① A. E. Карлинский:《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языков》, Алма-ата, 1990, стр. 90.

② 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64,136页。

③ 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马福聚、汤庭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223页。